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經學通論

(四)

皮錫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四)

皮錫瑞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論通學經
冊四
著瑞錫皮

路山賣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HING SHŪE T'UNG LUN

By

PI SI-SHU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學通論

春秋

論春秋大義在誅討亂賊微言在改立法制孟子之言與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所謂大義者誅討亂賊以戒後世是也所謂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注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討亂賊則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注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錫瑞案孟子說春秋義極闕遠據其說可見孔子空言垂世所以爲萬世師表者首在春秋一書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謂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從舜明於庶物說到孔子作春秋以爲其事可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皆不言而獨舉其作春秋可見春秋有大義微言足以治萬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兩引孔子之言尤可據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已自言之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懼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春秋大義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

義竊取是春秋微言。大義顯而易見。微言隱而難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亦見於公羊昭十二年傳。大同小異。足見孟子春秋之學。與公羊同一師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趙岐注孟子。兩處皆用公羊素王之說。朱子注引胡傳。亦與公羊素王說合。素空也。謂空設一王之法也。卽孟子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稱魯爲王。後人誤以此疑公羊。公羊說實不誤。胡傳曰。無其位而託南面之權。此與素王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趙岐漢人。其時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無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時公羊久成絕學。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國春秋傳。朱子亦不深信。而於此注。不能不引胡傳爲說。誠以孟子義本如是。不如是則解孟子不能通也。後人於公羊素王之說。羣怪聚罵。並趙岐注亦多詬病。而朱注引胡傳。則尊信不敢議。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亦與公羊撥亂功成太平瑞應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論春秋是作不是鈔錄是作經不是作史杜預以爲周公作凡例陸淳駁之甚明

說春秋者。須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書。不是鈔錄一過。又須知孔子所作者。是爲萬世作經。不是爲一代作史。經史體例所以異者。史是據事直書。不立褒貶。是非自見。經是必借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爲百王不易之常經。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爲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錫瑞案：杜預引周禮孟子皆不足據。孟子言魯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其義是孔子創立，非魯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時已有義例，孔子豈得不稱周公而攘爲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蓋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於已說，故諱而不言也。周禮雖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預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義曰：今案周禮竟無凡例，是孔穎達已疑其說，特以疏不駁注，不得不強爲傳會耳。正義又曰：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孔說，則杜預以前如賈逵服虔諸儒說左氏者，亦未嘗以凡例爲周公作，蓋謂邱明既作傳，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無新例舊例之別也。至杜預乃專據韓宣疑似之文，盡翻前人成案，以左氏傳發凡五十爲周公舊例，周衰史亂，多違周公之舊，仲尼稍加刊正，餘皆仍舊不改，其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爲孔子新例。此杜預自謂創獲，苟異先儒而實大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兩漢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無攙入周公者，及杜預之說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變例少。若此，則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時學校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以生民未有之聖人，不得專享太牢之祭，止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謬說啓之。據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絕大事業，大有關繫文字，若如杜預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

說止是鈔錄一過。並無褒貶義例。則略識文字之鈔胥。皆能爲之。何必孔子。卽曰據事直書。不虛美。不隱惡。則古來良史如司馬遷班固等。亦優爲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義竊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說得如此驚天動地。與其信杜預之說。奪孔子制作之功。以歸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繼周公乎。陸淳春秋纂例。駁杜預之說曰。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云諸侯同盟。薨則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鄰國乎。雖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案陸淳所引後一條。卽左氏所謂禮經。杜預所謂常例。陸駁詰明快。不知杜預何以解之。祖杜預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與陸氏第二條說同。

論董子之學最醇微言大義存於董子之書不必驚爲非常異義

孟子之後。董子之學最醇。朱子稱仲舒爲醇儒。然則春秋之學。孟子之後。亦當以董子之學爲最醇矣。史記儒林列傳曰。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漢興至於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錫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學何人。而與胡毋同爲孝景博士。則年輩必相若。胡毋師公羊壽。董子或亦師公羊壽。何休解詁序謂略依胡毋生條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經傳

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太史公但云公孫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漢書儒林傳於胡毋生云。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云同業。則必非受業。戴宏序鄭君六藝論。皆無傳授之說。未可爲據。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詁與董書義多同。則胡毋董生之學。本屬一家。胡毋書不傳。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尙存。國朝儒臣復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譌缺不可讀者。今粗得通。聖人之微言大義。得以復明於世。漢人之解說春秋者。無有古於是書。而廣大精微。比伏生大傳韓詩外傳尤爲切要。未可疑爲非常異義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

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案太史公述所聞於董生者。微言大義兼而有之。以禮說春秋。尤爲人所未發。春秋撥亂反正。道在別嫌明微。學者知春秋近於法家。不知春秋通於禮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亂。臣賊子。不知春秋之禮。足以禁未然之亂。臣賊子。自漢以後。有用春秋之法。如誅意。如無將。而引經義以斷獄者矣。末有用春秋之禮。別嫌疑。明是非。而明經義以撥亂者也。若宋孫復尊王發微。狹隘酷烈。至謂春秋有貶無褒。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豈知春秋者乎。董子嘗作春秋決事。弟子呂步舒等以春秋顛斷於外。而其言禮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學。當時見之施行者。特其蠱惑。而其精者並未嘗見之施行也。然則世但知漢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濟其酷。致後人爲公羊詬病。董子所謂禮義之大宗。漢時已以爲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學不行。後人並疑其書而不信。試觀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辭險語否。何必驚爲非常異義乎。

論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據其說足知古時二帝三王本無一定。

何氏文諡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三科九旨。尤爲闕大文諡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說亦無大異。而三科之義。已見董子之書。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

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紂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紂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之義。錫瑞案存三統。尤爲世所駭怪。不知此是古時通禮。並非春秋創舉。以董子書推之。古王者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爲二王後。並當代之王爲三王。又推其前五代爲五帝。封其後以小國。又推其前爲九皇。封其後爲附庸。又其前則爲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則有繼周而王者。當封殷周爲二王後。改號夏禹爲帝。春秋託王於魯。爲繼周者立法。當封夏之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封周之後爲二王後。故曰紂周。此本推遷之次。應然。春秋存三統。實原於古制。逮漢以後。不更循此推遷之次。人但習見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爲一定之號。於是尙書大傳舜乃稱王。解者不得其說。周禮先後鄭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證明。蓋古義之湮晦久矣。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

爲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統明見董子書。並不始於何休。公羊傳雖無明文。董子與胡毋生同時。其著書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時。必是先師口傳大義。據其書可知古時五帝三王。並無一定。猶親廟之祧遷。後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說。學者試取董書三代改制質文篇。深思而熟讀之。乃知春秋損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纖悉具備。誠非空言義理者所能解也。

論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當競爭之時尤當講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張三世之義。明見於公羊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解詁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與董子書略同。皆以三世爲孔子之三世。據此足知春秋是孔子之書。張三世之義。雖比存三統異外內爲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張三世之義。而春秋書法詳略遠近。皆不得其解矣。張三世有二說。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顏氏分張二公而使兩屬。何劭公以爲任意。二說小異。而以三世爲孔子三世則同。異外內之義。與張三世相通。隱元年羊解詁曰。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麓。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錫瑞案春秋有攘夷之義。有不攘夷之義。以攘夷爲春秋義者。但見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函解詁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等會吳于鍾離。傳有曷爲殊會吳外吳也之文。不

知宣成皆所聞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見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晉侯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狄進至于爵。與諸夏同。無外內之異矣。外內無異。則不必攘。遠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聖人心同天地。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無因其種族不同。而有歧視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時世界程度。尙未進於太平。夷狄亦未進化。引而內之。恐其侵擾。故夫子稱齊桓管仲之功。有被髮左衽之懼。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國。而特筆褒予之。然則以春秋爲攘夷。聖人非無此意。特是升平主義。而非太平主義。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異外內。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遠。由其國而諸夏而夷狄。以漸進於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以漸至平天下。進化有先後。書法有詳略。其理本極平常。且春秋時夷狄。非真夷狄也。吳仲雍之後。越夏少康之後。楚文王師鬻熊之後。而姜戎是四岳裔。白狄鮮虞是姬姓。皆非異種異族。特以其先未與會盟。中國擯之。比於戎狄。故春秋有七等進退之義。公羊莊十三年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春秋設此七等。以進退當時之諸侯。韓文公曰。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是中國夷狄之稱。初無一定。宣十二年傳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是進退無常。可見春秋立辭之變。定四年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吳入楚。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是進退甚速。可見春秋立義之

精。皆以今之所謂文明野蠻爲褒貶予奪之義。後人不明此旨。徒嚴種族之辨。於是同異競爭之禍烈矣。蓋託於春秋義。而實與春秋義不甚合也。

論春秋素王不必說是孔子素王春秋爲後王立法卽云爲漢制法亦無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義。董何皆明言之。而後世疑之者。因誤以素王屬孔子。杜預左傳集解序曰。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正義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見素王此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邱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錫瑞案據杜孔之說則。春秋素王。非獨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賈逵亦言之。至杜預始疑非通論。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爲孔子自王。此本說者之誤。若但云春秋素王。便無語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謂非通論。試以孔疏解素爲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預序云。會成王義。垂法將來。其與素王立法之說。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惟六藝論之自號素王。頗有可疑。鄭君語質。不加別白。不必以辭害意。孔子作春

秋以討亂賊。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釋文於左傳序素王字云。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然則素王之王。古讀爲王天下之王。並不解爲王號之王。孔子非自稱素王。卽此可證。若邱明自稱素臣。尤爲無理。邱明尊孔子。稱弟子可矣。何必稱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說所自出。蓋左傳家竊取公羊素王之說。張大邱明以配孔子。乃造爲此言耳。漢人又多言春秋爲漢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邱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數文言之。春秋爲漢制明矣。據此則春秋爲漢制法。說出緯書。何氏解詁於哀十四年云。木絕火王。制作道備。血書端門。明引春秋緯演孔圖。史晨韓勅諸碑。亦多引之。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漢制法。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仲任發明春秋義甚暢。而史公董子書。未有春秋爲漢制法之說。故後人不信。歐陽修譏漢儒爲狹陋。云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爲漢而已哉。不知春秋爲後王立法。雖不專爲漢。而漢繼周後。卽謂爲漢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漢言漢。推崇當代。不得不然。卽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教。卽謂春秋爲宋制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大清。大清尊孔教。卽謂春秋爲清制法。亦無不可。歐陽所見。何拘閔之甚乎。漢尊讖緯。稱爲內學。鄭康成何劭公生於其時。不能不從時尚。後人議何氏解詁。不應引演孔圖之文。試觀左氏文十三年傳。其處者爲劉氏。孔疏明云。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

以媚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識。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據孔疏。足見漢時風氣。不引讖緯。不足以尊經。而左氏家擅增傳文。公羊家但存其說於注。而未敢增傳。相提並論。何氏之罪。不比賈逵等猶可未減乎。

論春秋改制猶今人言變法損益四代孔子以告顏淵其作春秋亦卽此意

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歿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辭文。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錫瑞案此二條。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傳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據魯親周故殷。則知公羊家存三統之義古矣。云有貶損。有筆削。則知左氏家經承舊史之義非矣。云垂空文。當一王之法。則知素王改制之義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義。本爲改法而設。後人疑孔子不應稱王。不知素王本屬春秋。淮南子以春秋當一代。而不屬孔子。疑孔子不應改制。不知孔子無改制之權。而不妨爲改制之言。所謂改制者。猶今人之言變法耳。法積久而必變。有志之士。世不見用。莫不著書立說。思以其所欲變之法。傳於後世。望其實行。自周秦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黎洲梓亭諸公。皆然。亭林日知錄明云。立言不爲一

時。船山黃書噩夢。讀者未嘗疑其僭妄。何獨於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或疑孔子自言從周。何得變周從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從時王之制。至於著書立說。不妨損益前代。顏子問爲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損益四代之明證。鄭君解王制與周禮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證以爵三等歲三田。皆與公羊義合。此春秋從殷之明證。正如今人生於大清。衣冠禮節。必遵時制。若著書言法政。則不妨出入。或謂宜從古制。或謂宜采西法。聖人制法。雖非後學所敢妄擬。然自來著書者。莫不如是。特讀者習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勝。當救之以質。當時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見及之。春秋從殷之質。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邦婁。與公羊齊學同。而言禮多從殷。中庸疏引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儒行疏。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丘爲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祇謂禮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案鄭孔所言。足解從殷之惑。惟衣冠禮法是一類。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華可以相禮。兩楹奠殯哭師於寢。蓋當時亦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後王。可自爲制法之主耳。謂春秋皆本魯史舊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謂春秋皆用周時舊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論春秋爲後世立法。惟公羊能發明斯義。惟漢人能實行斯義。

孔子手定六經。以教後世。非徒欲使後世學者誦習其義。以治一身。並欲後世王者實行其義。以治天下。